明通鑑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一 閼逢涒灘盡一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南京地震有聲直隸之開州濬縣東明陝西之西安河南之開封許州同日地震丙子山東曹州地震考異明史本紀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地震據實錄山東之震在丙子非同時也今分書之 丁丑大祀南郊禮畢行慶成禮先是上以災傷欲罷宴修撰唐皐等言郊丘大禮不可廢乃詔行之 庚辰免上元節宴 乙酉以災傷免浙江嘉興等

十四縣稅糧　丙戌下主事桂萼疏令禮部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疏詳議尊稱典禮以聞　丁亥戶部主事唐冑上言織造之害莫大于遣中官之提督此輩貪緣干請欲以自便其私故成湯自責必以女謁讒夫爲言自古人君養德左右僕從罔非正人宜亟去之以彰憲典況已奉明詔裁革此端一開則凡條內所稱如監督燒造及鎮守守備之等能保其不再干乎臣恐正德諸弊政種種相因遂復不可救藥矣御史王杲亦以爲言章並下所司　是月朶顏都督花當子把兒孫擁衆犯邊敕撥團營兵三千備之　南畿大饑詔亟發太倉銀

十五萬兩遣官分振南京侍郎席書復請撥淮徐二倉及南京續到糧米詔發二倉粟各五萬石及南京戶部截留漕糧十萬石命書隨宜給振　二月丁酉下給事中鄧繼曾于獄繼曾言祖宗以來凡有批苔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左右羣小竊權希寵以至于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之臣恐大器不安也疏入上震怒遂下詔獄掠治謫金壇縣丞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皆論救不報上初踐阼言路大開言者過于切直亦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厭薄言官自此廢黜相

繼矣　庚子侍讀湛若水言臣以經術事陛下嘗讀易至屯否二卦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難遂此陛下登極下詔時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自視今日于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于否否而不濟則將來有不可勝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涌人饑相食報無虛月夫屯否之時元氣之消復繫焉今元氣之急莫如親賢願與一二賢大臣講明先王之道以轉屯否之幾疏入下所司知之

丙午大學士楊廷和致仕廷和以議禮不合累疏乞休語露不平又以諫織造忤旨力求去而上方得桂萼諸

人疏慮爲所持勉留至再遂許之賜敕馳驛給廩隸如例仍敕吏兵二部擬論功世蔭以聞言官交章請留不報廷和既去而大禮議復起　先是上下廷臣集議大禮禮部尚書汪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産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爲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祀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誼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

生前爲子與身後入繼者有異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謂武宗全以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今禮官所執不過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南京尚書喬宇楊廉等侍郎何孟春汪

俊汪偉等給事中朱鳴陳江等御史周宣方鳳等郎中余材林達等員外郎夏良勝郁浩等主事鄭佐徐浩等進士侯廷訓等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尋有旨召張璁桂萼于南京又召霍韜越旬有五日戊申下詔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恩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攷異汪俊集廷臣上議諸書及明史本傳皆書正月實錄系之二月戊申者乃再下廷議之月日也其言俊等議上俱留中越旬有五日乃下諭云云然則俊之集議上疏在正月二十九日是年二月丙申朔戊申十三日上溯正月大建之月日正所謂越旬有五日者也今據實錄統系之戊申下而書俊等上議于前系以先是二字則于下文旬有五日之語相應矣惟實錄言召張璁桂萼霍韜于南京時韜謝病歸粤東不在南京也明書言召張璁桂萼于南京召

旣書霍韜于家而書時在南京兵部任中亦非召之于家今分書之至明史桂萼傳同時上疏諸人姓名不具今据實錄增入喬宇等十六人中有明史傳中所不見者並類書之

庚戌夜南京地震

辛亥蘇常鎮三府地震攷異蘇常鎮三府地震明史五行志作正月辛巳今据實錄

庚申以各處水旱相仍及連月地震敕羣臣修省並利弊當興當革者條具以聞　乙丑下御史朱淛馬明衡于獄先是昭聖皇太后生辰有旨免命婦朝賀淛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恒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時則不可且前者興國太后令節朝賀如儀今相去不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

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末節稍成嫌隙即陛下
貽譏天下匪細故也時上亟欲尊崇所生而羣臣必欲
上母昭聖相持未決二人疏入上恚且怒立捕至內廷
責以離間宮幃歸過于上趣下詔獄拷訊修撰舒芬言
昭聖皇太后聖且乃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
賀則又得天下之懽心以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恐失
輕重況陛下于所生有加稱之議此報一出人心驚疑
伏乞別降諭旨以彰至孝詔以芬出位妄言奪俸三月
已御史蕭一中言朝廷設臺諫爲耳目之官所以防天
下之壅蔽今御史馬明衡朱淛言涉狂直遽下詔獄臣

恐中外聞之將謂陛下以言爲諱雖有奸邪欺罔之情何由上聞乞賜矜宥以彰聖德章下所司于是御史季本陳逅戸部員外郎林應璁相繼論救上怒竝下詔獄皆論謫時上必欲殺衚明衡二人變色謂閣臣蔣冕曰此曹誣朕不孝罪當死冕膝行頓首請曰陛下方興堯舜之治奈何有殺諫臣名良久色稍解欲戍之冕又固請繼以泣乃杖八十除名爲民二人遂廢明衡故主事思聰子也　先是汪俊等再集廷臣議以上尊崇意切不敢違乃請于本生考本生母上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留十餘日三月丙寅朔諭禮官擇日加尊號祭告

郊廟頒詔天下又論別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于是俊等復上疏爭之畧言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于藩邸而陛下得迎興國太后于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于正統無嫌乃為合禮報曰朕但欲別建一室于奉先殿側以伸追慕之情耳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為詞令陳狀俊具疏引罪奉旨切

責（攷異）俊等再議之上亦在二月實錄系之三月朔者据下詔之日故于俊等再議仍系以先是二字下文言留中十餘日明史汪俊傳亦言議上復留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禮官云云据實錄也今同系之三月

己巳吏部尚書喬宇等疏言必以孝宗為考而後憲廟之大宗始不絕若名稱之間則大明律乃太祖所定考其所稱則所後所生同名父母而于所生者冠以本生二字則於所後有別伏願陛下遵聖訓律文定擬名稱于孝宗稱皇考于興獻帝稱本生考則隆殺輕重釐然自別報曰朕尊奉正統未嘗偏厚本生而是時議于本生皇考上去興獻二字上尊謚曰恭穆獻皇帝于是修撰唐皐編修鄒守益等給事中張翀御史鄭本公等交

章抗言大畧謂本生之恩特加帝后之號則于私親不
可謂不隆矣乃又以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于正
統毫無分别䂓及本公等復極以立廟大内爲不經疏
入上不悅以守益出位妄言姑置不問餘皆奪俸三月
庚午總督兩廣都御史張嶺討廣東賊平之初廣東
新甯恩平賊蔡猛三等剽掠衆至數萬嶺合兵三萬餘
人擊新甯諸賊破巢二百禽斬一萬四千餘人俘賊屬
五千九百餘人猛三等皆授首嶺南用兵以寡勝衆未
有若是役者尋又平程鄉歸善賊捷聞賜敕獎賚　壬
申振淮揚饑御史朱衣往勘言淮揚諸郡父子相食殍

璉載道復命發帑截漕振之　己卯禮部尚書汪俊復上疏論大禮先是上不從廷議趣立廟甚急俊以有干正統不奉詔復下廷議至是俊等集諸臣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別殿蓋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設仿周特祀姜嫄制也至爲本生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貽後世之譏臣等不敢以衰世之事導陛下請于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它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饗陛下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孝思于無窮矣命仍遵前旨再議　辛巳振河南饑　丙戌張璁桂蕚復自南

京各上疏爭大禮璁言陛下以入繼大統之君而禮官强比與爲人後之例絶獻帝天性之恩伏讀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有見于推尊之重不察于父子之親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爲憾既而加稱爲帝謂陛下心已慊矣故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敢稱孝宗爲皇考興獻帝爲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崇之義安在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

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萼亦言執政竊伺陛下至情不已則加一皇字不知陛下之孝其親不在于皇而在于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百字徽稱何益于孝陛下不將終其身為無父人乎二議並上上益大喜趣召益急仍下禮部會議以聞　禮部尚書汪俊罷俊以議禮不協再疏引疾求退上責以肆慢聽之去廷推吏部侍郎賈詠禮部侍郎吳一鵬代之特旨召南京兵部侍郎席書為禮部尚書書未至命一鵬代

管部事　夏四月乙未給事中張嵩曹懷章僑安磐等各疏論主事張璁霍韜首爲厲階侍郎席書員外方獻夫私相附和而主事桂萼竊衆議以濟已私攘臂不顧熒惑聖聰請並斥之以謝天下而磐疏謂今欲别建一廟于大內則是明知恭穆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孝宗旣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疏並下所司　戊戌九卿吏部喬宇等合疏請留汪俊罷召張璁桂萼等又言前論事黜謫之馬明衡季本陳逅等先後効忠不宜坐以離間至席書不與廷推特由內降乃百數十年所未有

者請收回成命令書仍守故職疏入報聞　張璁桂萼闕召復自南京偕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合疏論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爲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爲入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舜視天下猶草芥惟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能一日安乎臣等大懼欺蔽因循不克贊成大孝請陛下親御朝堂明詔百官示以入承大統非與爲人後之例前此與禮未及詳稽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大義改稱

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爲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如此則在朝百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之天下此卽周禮詢羣臣詢萬民之意也上得疏大悅而是時本生之稱已從廷議遂報聞攷異據實錄前後詔諭但欲于本生父母加皇字而已自桂萼疏上乃有稱孝宗皇伯考興獻皇考之議洎璁萼自南京聞召乃請去本生二字而是時頒詔仍從本生之稱蓋蔣冕毛紀等格之也故明史紀事本末言璁至東昌讀詔書嘆曰兩考並稱綱常紊矣據此則璁等此疏乃欲于未頒詔之前奏請更正而是時徽稱已定故實錄但書報聞二字然已爲稱孝宗爲皇伯考張本矣諸書皆系之四月頒詔之後今據實錄月日

己亥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以病請告不允獻夫疏上廷臣目之爲邪說至不與往還獻夫乃杜門乞

假既不得請則進大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卒以此擢用　禮部侍郎吳一鵬既署尚書會上趣建獻帝廟甚急壬寅一鵬復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閒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竊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于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仿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

在考不考遂欲改孝宗為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
神王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
可加于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
等留一皇字以覬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
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璁萼
等法司按治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
皇考寢園遠在安陸于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
沖歲黨同執議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
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禮官卽擇日
具儀仍執違者無赦【考異】據實錄書禮部會文武羣臣不書名蓋是時汪一鵬署部事也

明史一鵬本傳書之並云時嘉靖三年四月也今據之　己酉上昭聖皇太后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癸丑追尊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大赦頒詔天下　丙辰都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胡瓊等各疏言秩宗重任非席書所能堪吏部尙書喬宇因言書等以曲學邪說妄議典章而璁萼尤很愎宜罷二人書仍故職並聽方獻夫致仕去時張漢卿亦劾書振濟乖方乞遣官往勘書亦屢辭新命並錄上大禮考議且請遣官勘振荒狀從之　丁巳以旱災風霾罷端陽宴京師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並敕羣臣

修省　辛酉編修鄒守益復上疏曰陛下欲隆本生之
恩屢下廷臣會議諸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責昔曾元以
父寢疾憚于易簀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曾公
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
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
之嘆且羣臣欲專意正統此皆爲陛下忠謀乃不察而
督過之以爲忤慢臣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
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
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古望陛下不吝改過察羣臣之忠愛信而用之復召

其去國者無使奸人動搖國是離間宮闈疏入上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　是月戶部侍郎胡瓚等言大禮已定席書督振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來京上從之竝止璁等勿來時璁萼已抵鳳陽見邸報敕加尊號復馳疏論曰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爲親之之詞而禮官正以此二字爲外之之詞也且禮官懼臣等面質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此二字天下後世將終以陛下爲孝宗子墮其欺蔽中矣于是上益心動趣復召之【攷異】胡瓚以大禮已定請止席書及璁萼等實錄不具證之明史璁傳言閣臣以尊稱既定請停召

命上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云云與明史紀事本末合惟胡瓚佚其名今据紀事增入五月乙丑大學士蔣冕致仕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上愈欲尊崇所生逐禮尚汪俊以休冕而用席書代之且召張璁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于武宗自當爲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于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夫情既偏重于所生義必不專于所

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託乎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璁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方廷臣議建廟之日天本晴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上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荅之冕再疏請罷建廟議且乞休疏中復以天變為言上益不悅遂令馳傳歸給月廩歲夫如制冕為首輔僅兩閱月卒齟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云　修撰吕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內以聖學少怠聖孝未廣大禮未正諂祀日崇忠諫受禍元惡失刑貴倖濫澤及軍民利病數事皆災變所由致而引以為已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

直上謂大禮已定柟摭拾妄言事涉忤慢下鎭撫司獄拷訊于是尙書喬宇言適當天變修省之時求言正切而柟與鄒守益皆以言事下獄人心皇皇以言爲諱況翰林侍從之官尤宜待以優禮未可以非罪見辱給事中張翀章僑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救俱下所司尋有旨謫柟山東解州判官　壬申上手敕以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奉安獻皇帝神主命禮官具儀以聞丁丑命署禮部尙書吳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獻帝神主于安陸一鵬上言歷攷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爲恭

穆敬封之疆神靈所懋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
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
伏乞陛下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爲百世不遷
其覩德殿中別設神位香几以展孝思則本生之情既
隆正統之義亦盡矣奏入不納趣即治行一鵬慮中使
爲道途患疏請禁約上善其言而戒飭之　己卯以吏
部尚書石珤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珤既改掌詹事
府遣祀闕里及東嶽事竣還里屢乞致仕言官交章請
留乃起赴官至是入閣亦以祀獻帝于奉先殿側爲非
禮不報　辛卯中官谷大用既謫孝陵司香奏乞留京

調理禮科給事中章僑言先帝初政清明未幾爲大用
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寗彬樹入黨之兇釀十六年之
禍遂使先帝不克正其終陛下知之節奉詔旨列其罪
狀死有餘辜一旦何所窺瞯敢違前旨爲干進地若不
早痛遏恐乘間復起不至擾亂天下不已也章下所司
知之　六月張璁桂萼至京復條上七事極論兩考之
非以伯孝宗而考興獻爲正時廷臣方側目于二人萼
稱疾不敢出璁數日後始朝而恣肆論列不已戊戌禮
科給事中張翀等三十餘人御史鄭本公等四十餘人
連章論劾翀等言兩人賦性奸邪立心險佞變亂宗祏

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宜亟出之爲人臣不忠者戒本公等言璁萼首肆欺罔黄綰爲其鷹犬宗明有如走隷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間諜以伺漁人之功尚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罷而再頒大臣因此而被逐言官因此而得罪雖當日瑾甯之奸其流禍亦不至此同時御史戴金言萼等既被召命而從容道途詔令已布奏瀆不休御史章袞言璁萼等敢以新詔爲誤定禮爲非妄肆更張務爲欺誕御史張曰韜言席書等乘間獻諛陽竊禮經之文陰懷干進之路給事中謝蕡御史郭希愈沈教徐相等交章累上

俱下所司　辛丑上以觀德殿將成命太常寺協律郎崔元初集樂舞生二十餘人肄于大內太常寺卿汪舉以其末奏明詔請治元初等擅入罪上命寺官一員導之于是禮部侍郎朱希周言太常樂舞有定數不當更設不從舉復爭之奉旨詰責〔攷異〕事見明史希周本傳月日則據實錄惟元初實錄作元訢今據明史　丙午擢桂萼張璁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時廷臣交章劾璁等上獨是其言將考興獻而伯孝宗給事中張翀等憂之會席書以振濟爲言官所劾翀乃乘間取廷臣劾萼璁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且私相語曰倘上亦云是者即撲殺之璁等以其語上

開上因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正遂特進璁等三人言于是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修王思疏請罷斥已而修撰楊慎復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輩不以臣等言為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歸上怒俱切責停俸有差自是而大禮之訟與伏門之獄起矣　辛亥桂萼張璁方獻夫上疏辭學士萼請令召對大廷與璁面折諸臣之非正兩考之謬璁言兩考之失不更萬世之笑未已優詔荅之于是尚書喬宇

言內降恩澤施于倖佞之人若士大夫一與其列卽不爲清議所齒今言官論劾蕚等前後十二疏矣夫聖朝養士當以名節自愛以翰林清望之選而使干進者得之內降則凡儲材翰苑者誰復與之共列班行哉上以孚遠忤切責之已而吏科給事中李學曾等二十九人河南道御史吉棠等四十五人並疏言蕚等曲學偏見紊亂典章爲聖世所必誅乃以一言之合驟遷美秩又以傳奉得之其爲聖德之累不小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極論席書及璁蕚等罪狀請正典刑上怒詰責學曾等令對狀已而學曾上疏伏罪宥之而以續相欺罔妬

賢下鎮撫司拷訊已俱降二級調外任　吏部員外郎亳州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辨一篇其畧言陛下繼祖體而承適統正合于爲人後之義而二三臣詭經畔禮謂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絶父嗣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絶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禮言繼祖繼禰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祖也公羊傳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故儀

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服之以父母之服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由爲之子故耳今但服以父母之服而不爲之子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未嘗子之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何其言之悖禮若是也爲是言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于是又爲遁詞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不知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統不可絶乃爲之立後是繼嗣卽所以繼統統

與嗣非有二也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絶同宗之覬覦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已也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亾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固有兄終而弟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已則考也已于先君則子也故

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于武宗正統不屬于獻帝是非尊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于遭變不正之舉是悖禮之尤者也其它所辨七事亦多倣此疏入上以蕙出位妄言下鎭撫司拷訊于是張璁桂萼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疏奏留中　戊午鴻臚寺少卿胡侍劾璁萼二人越禮背經因据所條奏反復辨論凡千餘言上怒命逮治尋以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攷異）段續陳相胡侍三人劾張璁等及薛蕙上爲人後解明史本紀俱系之是年六月無日明史稿系段陳二人及薛蕙于辛亥系

鎮侍于戊午皆據實錄日分而李學會二十九人吉棠等四十五人皆在辛亥之前後問學會等以請罪而宥之故但下段陳二人于獄也今悉據實錄增入

辛酉順天保定河間及南直隸徐州蝗敕有司捕之且覈實災傷之處量予蠲免

是月以蔣冕去進毛紀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都御史俞諫以疾告改南京刑部尚書邊憲代之

秋七月己巳吏部尚書喬宇致仕上即位之初銳意求治宇以選郎擢長吏部與林俊孫交彭澤並召皆海內人望也俊等相繼去獨宇在位所執漸不見聽又以爭大禮請罷張璁桂萼等忤旨遂以微疾乞休許之賜驛給廩隸如例

御史王時柯言桂萼等以議禮迎合傳陞美

官薛蕙陳相段續胡侍等連章論劾賓出公論今諸臣
超遷而言者獲罪恐海內聞之以陛下乏包荒之量也
疏入奉旨切責　壬申免南畿十府二州被災夏稅
乙亥諭禮部更定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之稱趣令
具儀侍郎朱希周乃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上言陛下
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
爲虛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
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親之義寓焉何嫌于此而必
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于是翰林學士豐熙等疏言陛
下頒詔三年乃以一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

育之報臣等聞命驚皇罔知攸措竊惟陛下爲宗廟神人主必宗廟之禮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乖先王之禮貽後世之譏豈不爲聖德累哉同時六科給事中張翀等十三道御史余翱等吏部郎中余寬等戶部郎中黃待顯等兵部郎中陶滋等刑部郎中相世芳等大理寺丞毋德純等俱率同官上疏諫上怒甚命逮其爲首者熙翀等八人于詔獄

攷異　諸書及明史何孟春傳皆言八人下詔獄即伏哭左順門之事證之實錄此八人論諫皆書之乙亥在戊寅伏哭之前蓋是時各衙門先後執奏上以八人爲臺諫府部之首特旨下之詔獄迨伏哭左順門則此八人尚未入獄故追論時牽連並記也且八人姓名皆與明史傳合惟紀事本末漏去余翱又諸書所記大禮上疏諸人先後參差今悉據實錄月日

初上用桂

萼等議欲亟去本生二字屢遣司禮監至內閣諭大學
士毛紀等皆力言不可乃御平臺召紀等責之曰爾輩
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懼退乃集廷臣左順門
宣勅以後四日恭上册寶于是翰林臺諫諸臣前後章
凡十三上紀復與石珤合疏爭之並請頒諭臣民示以
宗廟之禮決不改稱亦不更詔天下則九廟神靈皆安
即獻帝之心亦安矣得報已有旨　戊寅下議禮諸臣
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于錦衣衛獄先是張璁
以欺罔十三事斥廷臣為朋黨侍郎何孟春偕九卿秦
金等具疏發十三難以折璁等疏入留中一時先後具

疏爭者皆留不下羣情益洶洶會朝方罷孟春倡言于衆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帝卒從之此本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攘袂起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于是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遮留羣臣于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孟春金獻民徐文華轉相號召于是九卿則尚書獻民及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敘吳祺通政張瓚陳霑少卿徐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檜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

則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
楊維聰姚淶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
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釴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皐林時
及愼元正凡二十有二人給事中則張翀劉濟安磐張
漢卿張原謝蕡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狿鄭一鵬黃重
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凡二
十有一人御史則王時柯余翱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
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
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
瓊張濂何鰲張日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人諸

司郎官吏部則郎中余寬嵩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
徐一鳴劉勲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晃彭澤張鵾司務
洪伊凡十有二人戶部則郎中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
易楊淮胡宗明栗登黨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
鄭漳顧可久婁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尚志
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
錄周詔戴亢繆宗周卯其仁殂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
檢校丁律凡三十有六人禮部則郎中余才汪必東張
聰張懷員外郎翁磐李文中張滌主事張鏜豐坊仵瑜
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兵部則郎中陶滋賀[illegible]姚

汝皐劉淑相萬瀾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濚黄嘉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願陳賞司務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張峩詹瀾胡璉范錄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員外郎戴欽張儉劉士奇主事祁敕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員外郎金廷瑞范鏓龐淳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珙鄭騮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寺正毋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暐劉道評事陣大綱鍾雲瑞

王光濟張徵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順門上令司禮中官諭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跪伏不起上大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于是楊愼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上益怒命收繫四品以下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而令孟春等二十一人洪伊等六十五人俱待罪

攷異明史本紀下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錦衣衛獄在七月戊寅明史稿系之丁丑並書逮其爲首者之豐熙張翀等郎下獄之八人者是也惟實錄則但于乙亥書下熙等八人于詔獄而以後廷臣伏闕及同哭左順門之事一概漏脫證之明史何孟春傳所載伏闕之二百二十餘人皆著其官及其姓名核之明史紀事本末徐氏典彙諸書皆同蓋當時國史非野史也翰林二十二人連楊愼王元正數之諸書作二十人者以愼與元正倡議在先

受杖在後也給事中二十一人諸書作十六人者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王時柯五人受杖在後而時柯非給事明史改入御史中又增入五人爲首之張翀爲二十一人也御史三十人諸書作二十九人蓋明史連王時柯數之也自諸司郎官以下人數姓名皆同惟繫獄之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紀事本末諸書所載與明史同而三編目中所載則云楊慎等撼門大哭上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以不預義舉爲嫌多爲代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獄據此則似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之外仍有五十人係人而續繫之姓名皆不可攷矣今所叙次悉據明史何孟春傳餘詳攷證中

己卯上章聖皇太后尊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是日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皆不赴行禮上怒責陳狀希周等伏罪復嚴旨切責而是時庶僚盡繫獄中希周上言諸臣狂率固不

可省但今獻皇帝神主將至必百官齋迎乃克成禮乞早寬縲絏用襄大典不納　癸未杖馬理等于廷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御史張曰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澯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敘司務李可登凡十六人皆病創先後卒

攷異三編證實云廷臣受杖死者明史世宗本紀明實錄以爲十六人何孟春傳以爲十八人王思傳以爲十七人證之明實錄不載張原故止十六人然攷明史張原傳云原再被杖創重卒則王思傳稱十七人者爲得其實云按十七人姓名皆見明史王思傳中但云病創先後卒證之張原傳言原再被杖創重卒據此則原以二次受杖死蓋在楊愼等再杖七人之列故明史本紀系王相等十六人于癸未別系張原于辛卯是張原以辛卯再被杖而卒本紀分書之合之則仍十七人與傳合明史之謹嚴周密如此今據書之其何孟春傳言十八人疑八

字轉寫
誤耳 甲申奉安獻皇帝神主于觀德殿上尊號曰
皇考恭穆獻皇帝 丙戌免河南開封府被災夏稅
己丑大學士毛紀致仕紀請宥伏闕諸臣上怒傳旨責
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疏曰曩蒙聖諭國家政
事商榷可否然后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
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
似乎商榷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
于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
中旨臣等不得預聞宜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
責隨加臣雖有匡救之心不能自盡夫要結朋奸背君

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嫉者有一于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靦顏朝宁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上銜紀亢直聽之去馳驛給夫廩如故事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楊廷和蔣冕正色立朝並為搢紳所倚賴其代冕為首輔亦僅三月遂相繼去論者惜之　辛卯復杖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七人于廷慎等前已被杖越數日有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科衆伏哭乃慎等七人倡之也上怒命再杖原受傷創

重卒【攷異】明史本紀及列傳皆言再杖七人而張原以再被杖死亦互見紀傳中明史列傳于再受杖而死之七人皆散見傳中而據王思傳則云初繫之詔獄杖三十踰旬再杖之思與同官王相等凡十有七人皆病創先後卒據此則十七人死之先後雖不可攷而思以再被杖而卒與張原同是辛卯所杖不止愼等七人而核之癸未杖死者除去王思又止十五人諸紀載之異詞然十七人之數具見後來諸臣請卹疏中似不誤也

是時諸臣受杖死者先後相繼後軍都督府經歷俞敬言翰林學士豐熙及部寺科道以言下獄拷訊者逖似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中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等俱已故矣熙等在獄者亦垂亾矣而呻吟衽席病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伏惟獻帝神主已奉迎入廟願陛下推大孝于天下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故

者優恤其後亟亾者宥釋其身使爲臣者無復以言爲諱宗社幸甚章下所司已而原死貧不能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謨備陳原與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妻子流離狀請卹于朝不許　大禮既定上始下何孟春等前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祗奉宗廟尊崇大禮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害政淆亂是非且張璁等所上十三條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以實對于是孟春等具疏伏罪言璁等所條于未進之日先以私稿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預議禮之末竊以璁等欺罔故昌言論辯以瀆天聽罪當萬死惟

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幸上怒不
已責孟春倡衆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重治姑從
輕奪俸一月楊愼豐熙等謫戍有差已而復出孟春爲
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
郎張琮孟春居左蓋賸員也　八月癸巳謫南京太僕
寺少卿夏良勝爲茶陵知州初上卽位以良勝曾諫武
宗南巡被黜召復故官尚書喬宇賢之奏爲文選郎中
公廉多所振拔大禮議起數偕寮長力爭及席書張璁
桂萼方獻夫用中旨超擢又執不可由是爲議禮者所
切齒以久次遷官南卿未赴先是給事中陳洸奉使回

籍居二年始復命在道聞外轉湖廣僉事仍以舊銜上疏傅會張璁等議並力詆艮勝與尚書喬宇等羣結朋黨任意擠排以致史道曹嘉等或調外任或擯邊方請斥罷艮勝召還道嘉等以作敢言之氣章下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洸已外補猶冒舊銜假建言以亂國典宜行究問不納竟出艮勝于外而命道等俱復舊職　大同兵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初文錦以拒宸濠得重名既擢巡撫銳意整飭邊政大同北四望平衍寇至無可禦乃議于城北九十里外增築水口宣甯等五堡參將賈鑑督卒嚴致怨及堡成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

衆憚行請募新丁僚吏咸以爲言文錦怒曰如此則令不行矣鎭中親兵先往孰敢後親兵素游惰有宰聞當發大恐文錦嚴趣之行鑑承風杖其隊長諸邊卒自甘州之役殺巡撫許銘朝廷處之輕頗無忌至是鎭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買鑑裂其尸走屯塞外文錦恐結外寇亟令副將時陳等招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郭鑑等乃復聚爲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縱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府第亂卒欲焚王宮王懼出文錦郭鑑等殺之亦裂其尸遂焚鎭守總兵署出故總兵朱振于獄脅爲帥事聞上命兵部侍郎李昆

宣敕往欲撫定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鉞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　己亥禮部尚書席書奉趣入朝行至德州聞廷臣伏闕哭爭盡繫詔獄因馳疏言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兩議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俾自新不允未幾書至京師大禮議遂定　通政司經歷李繼光言今日大同之變由朝廷處置甘州叛卒之少寬故敢于縱逆如此遡遣侍郎李昆往撫未見別有措置臣愚謂驕將悍卒法不容貸勦撫二事未可少偏乞敕兵部大會廷臣妙選時望假以事權簡練兵卒討除逆黨以正國法又言追

崇尊號乃人子至情之不容已者羣臣一時冒拂陛下悉從重處治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嘿自容今日兵變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大小臣工志之不固氣之不揚可見矣乞將去位謫戍者追復賜赦在位者委任寛假令各陳邊計採擇施行　辛丑霍韜復馳疏論大禮兩考之失先是韜聞召辭疾不赴至是聞考獻帝母章聖已去本生之稱意猶未慊復馳疏言今日大禮之義正統天倫二者而已徒尊正統其弊至于利天下而弃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于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竊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

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廷議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上深嘉其忠義趣令趨朝自是改孝宗為皇伯考之議復起　先是陳洸之上疏也禮部侍郎吳一鵬自安陸還朝見朝事大變而洸復踵之譸張尤甚乃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洸妄謂陛下誕生于孝宗沒後三年嗣位于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為不經謹按春秋以受命為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

不書即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洸謂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爲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疏入留中久之庚戌始得旨以席書方獻夫張璁桂萼前後奏疏及論議悉下禮部令集廷臣博攷倫理再議以聞　辛亥南京國子祭酒崔銑以災異自陳請罷因言近日主事張璁等以獻議超遷而內閣蔣冕尚書汪俊以執議見忤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段續陳相員外郎薛蕙俱以議禮或擯斥或下獄非聖朝美事上不悅令致仕去　甲寅給事中陳洸復上疏指斥議禮諸臣

吳一鵬金獻民朱希周薛蕙汪俊汪偉等並及大學士費宏于是宏等皆上疏乞致仕得旨慰留　乙卯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賈詠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詠爲人長者在政府無所建白充位而已

是月改南京吏部尚書楊旦爲吏部尚書代喬宇也會旦自南京上書言璁萼學識頗僻心術奸回徒以一言偶合躐陞清秩非所以示大公于天下方獻夫屢陳有疾臣等未暇論之望將璁萼放歸田里獻夫准令養病疏奏上方嚮用璁萼獻夫不悅未幾㓋洗希旨劾旦未任而免（考異明史七卿表吏部尚書楊旦是年八月命未任免考之實錄則旦以未命前上疏劾璁萼

獻夫迨九月更定大禮十月爲陳洸所劾令致仕諸書皆不載今据增　九月甲子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子勳希旨言獻皇帝梓宮宜改葬天壽山事下工部尚書趙璜以爲改葬不可者三皇考體魄所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三也昔高皇帝定鼎南京而仁祖之陵遠在鳳陽文皇帝遷都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皆不敢遷改陛下之視顯陵猶太祖之視仁祖太宗之視孝陵也時五官靈臺郎吳昇晉與事顯陵亦上言以爲不可乃下禮官集議　丙寅更定大禮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獻

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先是上下諸司大禮
疏之留中者令禮部與張璁桂萼方獻夫會議會席書
亦至乃大集廷臣于闕左門議既定大理少卿徐文華
及侍郎汪偉鄭岳猶力爭于武定侯郭勳家初璁萼至
京師數日始朝退班聞朝臣有伺擊者乃出東華門走
入勳家勳喜約爲内助至是倡言曰祖訓如是古禮如
是璁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乃定議越日
大學士石珤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
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于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
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

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疏賤讒佞之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爲陛下體察兹孟冬時享在邇陛下如在之誠能毋少動于中乎上得奏不悅戒勿復言而奪文華等俸各二月已而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書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爲兩全而無害也疏入再奪俸

攷異

徐文華等三人力爭得郭勳言之乃定語見明史文華本傳實錄不載惟于石珤疏中言請如鄭岳徐文華所擬上戒珤勿復言而奪文華岳俸各二月云云即文華等力爭之證也郭勳之倡言定議据明史紀事本末言璁等至京師已預結勳爲內助者是也石珤上疏實錄在丙寅之次日類書之

丙子以上尊

號頒詔天下

論曰大統之干在帝與不帝之分非皇與不皇之異也帝則未有不皇而皇則容有不帝者自古三皇稱皇五帝稱帝秦始合二字稱之故加皇于帝之上則皇爲尊稱殊皇于帝之外則皇爲通稱考妣之等是也然則皇考皇妣可以通于所生之父母若以帝后尊號而追崇其不爲天子之父母則自開創之天子外無此例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此卽開創追尊之始蔡邕獨斷言漢高得天下而父在上尊號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宣帝光武皆不敢加尊號于祖父至殤帝追尊所生

父清和王曰孝德皇桓帝追尊所生父蠡吾侯曰孝崇皇獻帝追尊所生辟犢亭侯曰孝仁皇凡此皆稱皇不敢稱帝之明證廷和等舍其稱帝稱后者不敢爭而徒較量于皇字之有無迨至爭考爭皇不得乃議加本生二字而本生者亦添足續脛之贅文因之希旨進諛者反以爲自外其親之詞于是激而稱皇考皇帝與繼體之禰先君無異矣又激而去本生二字于是竟考興獻不考孝宗而黜孝宗爲皇伯矣夫以孝宗爲伯父是臣之也非但臣之向也以考孝宗而兄武宗遂使武宗無後今又以考興獻而伯孝宗

遂使孝宗亦無後何者世宗而後興獻則將使興獻上爲憲宗後而孝武兩朝之世次俱滅此則議禮之大變國家之奇禍一時楊慎等三百餘人大呼高孝皇帝而哭于左順門者誠以有明一代之統至此幾絶而世宗入爲天子若漢晉之分爲東西宋之分爲南北所謂統絶而復續者豈不可爲痛哭哉

丙戌土爾番寇肅州初正德之末土爾番求通貢許之自是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巴爾濟事（即拜牙即見上卷）至是莽爾蘇（即滿速兒見上卷）忽以三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疇聞之自甘州晝夜馳至入城守禦而告警于朝詔

尚書金獻民總制軍務都督僉事杭雄充總兵官率師西討未至九疇及總兵官姜奭等力戰敗之斬塔賓鼎卽他只丁見前卷賊乃引去獻民至蘭州賊已退乃以捷聞請班師九疇因言賊不可撫乞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報可攷異明史本紀獻民總制軍務杭雄充總兵官太監張忠提督軍務據實錄也三編目中云獻民總制軍務充總兵官疑脫去都督僉事杭雄六字

冬十月壬寅陳洸上疏薦致仕大學士謝遷尚書廖紀起復吏部侍郎胡世甯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姜淸而劾汪偉吳一鵬及新陞尚書之楊旦等吏部言洸所薦四臣宜推用而至如旦偉一鵬皆一時人望此必有奸邪欲得其位故嗾洸言之又劾洸

講張大言欲以徼睃風聞變置大臣援立私黨不宜居言官任上不從卒如洗言趣召紀世甯淸而黜偉且令致仕初世甯丁憂歸旣免喪家居聞朝廷方議大禮異議者多得罪世甯獨是張璁等言乞早定追崇大禮未上語聞京師故洗竝薦之　甲辰應天巡撫都御史吳廷舉言內官監監收漕運白熟粳米額外科索大率正糧一石加費二石方獲批單屢奉禁革科索如故請令提督太倉中官一員與倉場侍郎會同監收戶部議總督倉場官與內府不相統攝詔內官監收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得分外多收違者究治不必別遣巡視

科道官　禮部尚書席書會廷臣上言顯陵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隨全等諂諛小人妄論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朕朝夕思念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衆議極言不可乃已　壬子大學士費宏等言邇者戶部奏徵逋賦自正德元年以後俱限三月內徵完竊恐查催之年分太遠比併之期限太迫民不能堪必生嗟怨蓋十餘年拖欠錢糧迭經赦免即有二三應徵之數或里長已更換而非經手之人或官吏已陞遷而無可查之案或原欠人戶今已丁糧盡絕或原僉解人今已家產破

謗雖欲盡法追併勢必不行徒爲仁政之累請令査催止于正德十年以後比併則以五月十月爲期仍戒諭差官毋得徇情寬縱亦不得過事苛擾疏入上嘉納行之　是月起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廖紀爲吏部尚書都御史邀憲卒以總督漕運右都御史李鉞代之　十一月壬戌禮部尚書席書言伏讀詔書所裁革錦衣官校及勇士匠役人等至十餘萬歲省京儲米百五十萬石今貪緣求復者日衆請捕治一二以示警且言中外貴臣自今毋再歷錦衣諸秩以杜倖門上以書言窒礙難行不允　癸亥巡按御史朱寔昌言太監吳勲張志聰

以私恨劾奏浙江布政使馬卿杭州知府查仲道奉旨逮問竊惟二臣節省愛民觸忤權貴浙省連歲災傷死者過半志聰科擾不已乞召還而以浙江織造專委本省鎮守太監茲宥卿仲道復職疏入上以為妄言狂率切責之　甲子侍郎胡世甯以疾在告聞大禮之議諸臣有廷杖死者馳疏言陛下踐阼之初臣以仁明武三言進竊謂三者尤以仁為本仁者生成之德明者日月之臨皆不可一日無武則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震之久或震之過皆足以干造物之和今廷臣忤旨辱以箠楚體羸弱者輒斃傳之天下書之史冊謂褻撲行殿

陛刑辱及士夫非所以光聖德新進一言偶合後難保必當舊德老成一事偶忤後未必皆非望陛下以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無先存適莫于中時世甯方上疏諫遷顯陵遂竝前議禮疏上之上深嘉嘆至是疏入上雖不能從亦不忤尋召爲兵部左侍郎　乙丑陳洸復許郎中薛蕙交通前亳州知州顏木陷參將石璽父子事請下河南撫按官勘問蕙宜回籍聽勘詔蕙解任既而事白蕙南歸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以璁萼等方用事堅不赴　己卯命戶部左侍郎胡瓚提督宣大軍務都督魯綱充總兵官討大同叛卒先是大同之亂上命李

昆往曲赦叛卒擢蔡天祐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天祐從數騎馳入城諭獻首惡衆心稍定會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出師甘肅過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譟天祐懼亟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請特遣大臣總督軍務以制其變遂有是命瓚及綱統京軍三千人往未發而進士李枝解餉銀至亂卒曰此承密詔盡殺大同人爲軍犒也夜中火起圍枝館枝出牒示之乃散時大同城門皆叛卒守之晝夜持兵呼嘯勢乃益張攷異明史本紀書命胡瓚提督宣大軍務于十月己卯十月無己卯乃十一月十九日也明史稿作十一月己卯與實錄合蓋明史脫去一字耳

初張璁之議禮也南京禮部主事侯

廷訓與璁同舉進士而持論不合即上疏請考孝宗且言不當私藩邸舊臣語頗切直迫官南京復据宗法爲大禮辨時汪俊方遷禮部遂主之及尊稱已定廷訓心非之乃撰刻前書疏潛寄京師被訪得之竝及樂護華湘是月逮至京師下鎭撫司拷訊廷訓子一元方十三歲上書訟寃竟得釋護湘竝謫外任　十二月辛卯大理寺評事韋商臣上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請得以獄之大者爲陛下評之今廷臣以議大禮忤旨調任者侍郎何孟春爲首謫戍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思等十七人以拂中使而逮訊者副使劉秉鑑布政馬卿知府

羅玉查仲道等若干人以失儀就繫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前後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小民訐奏下獄者少卿樂護華湘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四人此皆國家大獄關係非輕臣妄議以爲諸臣皆所當宥者也乞陛下大賚乾斷錄死者之後復戍者之官釋遠繫者而正妄訐者之罪疏入以啇臣賣直沽名率意瀆奏令降二級調外任　癸巳寇犯遼東甯遠等堡守備聞振與戰敗之　乙未巡按御史王官奏大同叛卒于十一月十一日聚衆格殺知縣王文昌其勢方熾今胡瓚等大兵壓境人心動揺是趣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與鎭巡等

官密計圖之乃命瓚等暫駐兵宣府尋叛卒復聚衆圖代王府脅王具奏請赦王急携二郡王走宣府避之而巡撫蔡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五十四人請止京軍勿遣上責以阻撓衆心必獲首惡郭鑑等時天祐所報罪人姓名乃叛卒詭以昔日行刼已死之岳世美等具上與中官王璽所報之郭鑑等不同故奉旨切責令嚴限追捕以功贖罪

戊戌遼東賊作亂主事王晃死之晃初爲萬安知縣佐王守仁平宸濠守仁旣封晃未及叙坐他事落職已錄前功擢爲兵部主事巡視山海關會妖賊陸雄李眞等作亂突入關侍吏欲扶晃趨避晃

不可曰吾奉命巡視且有親在亟趨母所執兵以衛賊至母被傷晃奮前救之被執脅以刃大罵遂見害事聞贈光祿少卿命有司祠祀之　丁未以甘涼寇退召兵部尚書金獻民還（攷異：召金獻民還明史稿系之丁未據奏捷之日也明史本紀系之壬子據論功班師之日也今姑書之于丁未）己酉總督宣大侍郎胡瓚奏禽首惡郭鑑等十一人得旨斬首梟示先是瓚承敕駐師陽和移文總兵桂勇密令千戶苗登等以計禽鑑等既誅撫定五堡軍士人心稱快越二日鑑父郭巴子復糾徐氈兒等夜殺勇家口十餘人又殺登等家瓚言非盡殲不可上乃切責天祐召勇還京以故總兵朱振代之

敕璜仍駐宣府無何天祐捕鬖氊兒等璜等遂請班師

戊午起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大議璁等既驟顯頗引一清上亦以一清老臣特起用之故相行邊自一清始至是凡三為總制温詔褒美比之郭子儀云